

迪廼甘死殺誰

大華晚報連載

麥克唐納著 李艾譯

大華晚報出版



誰殺死甘迺迪 目錄

譯者序

- 一九六四年九月午後的德州達拉斯……………七
受命保護高華德
基姆西的一席話
實際的開槍地點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七日華盛頓早上八點四十五分……………一三
CIA內一片紊亂
犯了不可原諒大錯
碰見了殺手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洛杉磯……………一九
血案發生了
一九六四年七月華盛頓特區……………二三
第二號保鏢

萬能偵探隊

高華德競選

一九六四年秋天俄亥俄州愛克倫……………二七

抓住攜槍人

一九六四年九月德州達拉斯……………三一

誰主使謀殺

華倫報告疑竇重重

神秘男人殺了歐斯華

稱那神秘男人爲掃羅

一九六四年末洛杉磯……………四五

大陰謀掩蓋暗殺真相

成爲研究行刺專家

蘇俄暗殺技術

一九七〇年九月英國倫敦……………五五

代號藍狐的間諜網

用暗號和聯絡人碰頭

俄實驗藉氣流播細菌

掃羅在歐洲相當有名

一九七〇年十月瑞士蘇黎世……………六五

又是一次秘密的約會

掃羅在墨西哥遭殺害

麥克唐納處於危境

掃羅是波蘭籍的兇手

爲掃羅還活著而高興

印證當年達拉斯故事

歐斯華是俄間諜嗎？

基姆西的日記

一九七二年冬倫敦……………九九

藍狐電召赴蘇黎世

假計程車司機接客

老伙伴有掃羅資料

德羅西要引渡掃羅

一九七二年冬瑞士蘇黎世……………一〇五

到機場去辨認掃羅

那個人不是掃羅

一九七二年春，倫敦、奧斯陸、

赫爾辛基、哥本哈根、倫敦……

一一五

赫爾辛基新發現

萬里追蹤又一次約會

一九七二年六月英國倫敦……

一二二

誘使掃羅談到主題

談行刺甘迺迪條件

掃羅要價五萬美元

雇主妥擬行刺計劃

實地勘察行刺地形

子彈射中了甘迺迪

掃羅所說的真實性

歐斯華在戲院裏被捕

華倫顛倒查案程序

掃羅日前在那裏？

代序

十三年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美國第三十五任總統甘迺迪爲競選連任，往德州達拉斯作競選演講，座車於中午十二點半經過帝雷廣場時，突然三聲槍響，甘迺迪頭部中彈倒在第一夫人賈桂琳懷中，送往醫院後半小時就逝世了。

當時在現場的歡迎羣衆中有人目擊總統座車途經的書庫大樓六樓窗口在槍響時縮進一管槍。警方根據這個線索於當日下午抓到兇手李·歐斯華，以謀殺甘迺迪和同車遭到池魚之殃的德州州長康納利的罪名起訴歐斯華。

歐斯華是美國海軍的不名譽退役軍人，娶俄國女子爲妻，曾想歸化爲俄國公民。

十一月二十四日警方將歐斯華從達拉斯市立監獄解往郡監時，人羣中走出一個人朝歐斯華開

槍，歐斯華被送到甘迺迪遇刺後急救的同家醫院，他在下午一點零七分死亡，只比甘迺迪多活了四十八小時。

歐斯華是罪有應得，死有餘辜，還是其中另有陰謀，歐斯華做了替死鬼。

洛杉磯警務處的退休探長修·麥克唐納在偶然機會下，從退休的中央情報局探員知道了一段駭人聽聞的大秘密，即刺殺甘迺迪的真兇另有其人，且仍活在世上，浪跡天涯。

麥克唐納在好奇心和責任感驅使下，拋開俗務獨自追蹤兇手，花了三年時間，走了一萬五千哩路，經過十個國家，耗資三萬多元，終於和兇手面對面地證實了這段秘密。

「達拉斯任務」這本書就是麥克唐納從得知這段秘密，開始天涯追蹤，直至尋到真兇獲得真象證實的全部詳情。

一九六四年九月午後的德州達拉斯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日洛杉磯郡警務處探長修·麥克唐納接受了保護阿里桑那參議員高華德生命和安全的責任。麥克唐納雖不是共和黨員，却被任命負責高華德參議員和對手詹森競選總統期間的安全。

麥克唐納當時五十一歲，寬肩直背、粗糙的臉上嵌著銳利的藍眼，很像警察，其實他在他們這個行業中非常不尋常。確實，他有文藝復興時代人的氣質，精通許多方面的學問，他是個知識份子。他會說德、日語，他是個發明家，他能演講，他是三本標準警察教科書的作者（關於審訊、照片分類和性犯罪）。

他有高度的幽默感，他願意笑也經常笑。

受命保護高華德

麥克唐納接受保護高華德的任務後的第一個行動，就是請他以前中央情報局的上司赫曼·基姆西來協助他。這是一個古怪而歷史性的重要角色轉變，因為麥克唐納受聘CIA時，下命令的是基姆西。

一九六四年十月末，也就是甘迺迪總統遇刺十一個月後，麥克唐納和基姆西發現他們正站在德州達拉斯的帝雷廣場，高華德次日將在此演說。兩人在德州的烈日下穿着印度繡麻西裝，都大汗淋漓的。

基姆西的一席話

基姆西在甘迺迪遇刺的這個地方急切地要求與麥克唐納單獨談幾分鐘。

麥克唐納說：「我們在這裏，我們是單獨的，我熱得要命，什麼事嘛！」麥克唐納的嗓音很高且平滑，和他壯碩的身架很不相稱。

基姆西說：「若情況看來我們的高華德會當選，那麼你必須面對他也有很大的遇刺機會的這個事實。」

這正是麥克唐納每天每小時想到的念頭，他也沒說話，等基姆西繼續說下去。

麥克唐納回想起當時他猛然領悟到他們站處的意義。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事件開始在他腦中慢慢轉過，畫面生動的就如數百萬人在那個悲劇發生的一天從電視上看到的一樣。

他站處的右邊正是導致許多臆測和爭論的小草丘。他好像當時總統車隊一行的情況，總統的座車在達拉斯警方摩托車的前導下穿過通路，特勤人員乘著第二輛官方轎車隨後。當時在總統身邊的賈桂琳那張不易忘却的臉對麥克唐納清楚得就似他當時在場一樣。今日的交通嘈雜聲變成摩托車護從隊的低吼聲。淚水又一度像那天一樣湧入他的眼眶。

基姆西說：「甘迺迪是被從那棟房子二樓開的槍打死的。」

實際的開槍地點

麥克唐納慢慢從回想中恢復神志。他望着德州書庫大樓和當時歐斯華拿著郵購的來福槍站立的窗口。

就是那時候，他才知道赫曼·基姆西伸出的手臂指的是完全不同的房子，與書庫大樓成直角的「郡紀錄大樓」。

「赫曼，你到底想告訴我什麼？」

基姆西的聲音很不穩：「我正要告訴你，甘迺迪是被從那棟房子開的槍打死的，不是李·歐斯華。我告訴你因為我應該告訴你。我現在跟你做事，而這是你必須知道的事情，若你要保護高華德不再發生此事的話。」

麥克唐納抓着基姆西的胳膊把他從太陽下拖到門廊內。「不管是我聽錯了，赫曼，或是太陽把你晒昏了，不要讓這次高華德的任務把你打垮了。記住我們開始時說的，沒有想像，沒有誇大，每樣事都要正確。」

基姆西淺藍的眼睛睜起來：「該死的，麥克唐納，你忘了誰帶你進這行的，閉起你那張愛爾蘭大嘴聽着。」赫曼又變成老板了。

「你記得就在豬獾灣事件後你在我辦公室見的那個人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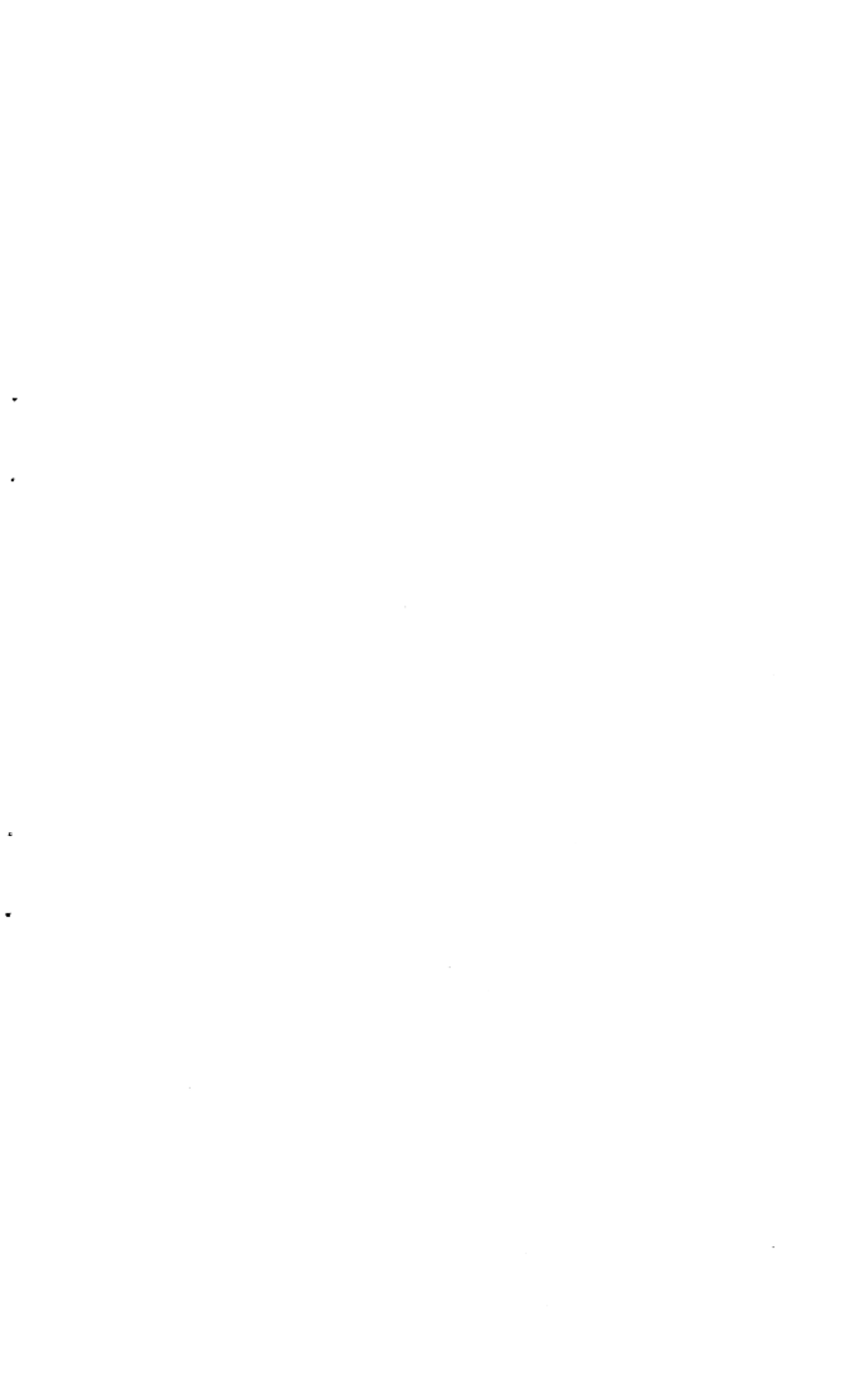
「我當然記得，你說的是那個罵了你一頓的卑鄙的龜兒子，你形容他是個頂尖的殺手？」

他知道兇殺經過

基姆西領着麥克唐納指給他看郡紀錄大樓。「現在聽着，那個人從那棟房子的二樓開槍打死了甘迺迪總統。我知道全部經過。他告訴我的，你他媽的最好相信。」

麥克唐納說：「你一定是瘋了，但你要把全部事情告訴我，赫曼，他媽的每個字。我們現在回旅館。」

麥克唐納不可能知道，那一刻開始了他持續三年、長達一萬五千哩、擴及十個國家、耗資三萬多元的追蹤，直到他終於面對面坐在殺甘迺迪的兇兇面前，親耳聽他述說事情的經過。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華盛頓早上八點四十五分

事情開始於三年前，豬灣事件慘敗，後果正緊張的時機。修·麥克唐納在康乃狄克大道中央情報局訪客登記處簽了名，則上他的識別證時，離九點還差十五分鐘。簽名本身很不尋常，麥克唐納通常不需謹慎的簽名就能進去。

CIAE I 片素亂

這不是他熟悉的鎮靜而秩序井然的CIA，混亂使人心情浮躁，甚至接待桌後掛的甘迺迪總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七日華盛頓早上八點四十五分

統像都有些歪斜。豬獃灣事件已發生十天了。

四月十七那天，由CIA訓練裝備的一千四百名古巴難民在古巴拉斯維拉斯省的海灘發動一次D日式登陸。開始的數小時，情況很樂觀……。

古巴軍放下他們的武器，加入侵入者……。

卡斯楚乘着他爲這類緊急事件準備的私人噴射機逃往莫斯科……。

哈瓦那人都擠到首府的街上歡迎他們的解放者。

幸福的泡沫很快被刺破，叛軍被卡斯楚的坦克切斷、隔離，被他的噴射機截擊屠殺。他們的補給艦也被炸沉了，恐慌、逃竄，三天內叛亂被平定。由CIA訓練，支薪和裝備的一千四百名痛苦的古巴難民排着隊進了戰俘營。只有一些人逃走了，逃往叢林或海上。

犯了不可原諒大錯

美國在震驚和憤怒下撤退。CIA更是屈辱。世界最有威望的情報機構犯了不可原諒的大錯，根據自己不可救藥的錯誤、致命的情報堅持他們的討伐行動。

麥克唐納平常是個衣著時髦的人，他到CIA時總是穿着不顯眼的深藍西裝和白襯衫。他謙

遜地穿過大廳乘電梯到二樓。敲敲他朋友赫曼·基姆西的房門，然後安靜的走進去。基姆西正以低沉緊張的聲音在講電話，他身子彎得很低，以致使麥克唐納有一刻以為他正和躺在桌後地上的某人說話。基姆西抬了抬眼，招手請麥克唐納坐，然後繼續講電話。

麥克唐納打量四周，辦公室很小，陳設簡陋。書桌大而破舊，濺了咖啡漬。他注意到桌上最近添了一杯水和一瓶促進消化的藥片。地上沒有地毯，鋪着無以名狀的瀝青磚。唯一的裝飾品是個有基姆西二次大戰軍籍編號的小陶製熊。他身後的書櫃塞滿了技術性的書籍和法律手冊。

正要和生還者會談

基姆西掛斷電話，將轉椅轉過來，和麥克唐納握手，說：「抱歉，修，我無法及時通知你取消來訪，這裏所有的事都亂了，過幾分鐘我們要和逃出來的幾個人開會，所以我得趕快走，你為什麼從西岸來此？」

麥克唐納真的很同情他。他一讀到侵略古巴的最初報導就知道基姆西一定與此有關。古巴是他的地盤，那也正是麥克唐納來訪的原因。他怯怯地說：「我正在聯邦調查局國立學院上課……」但他可以看出基姆西沒有興趣，所以他提到正題：「赫曼，我希望你能幫忙。我知道山迪韓德森

在瓜地馬拉訓練突擊隊，你能祕密告訴我什麼？他突擊了海灘嗎？」

基姆西打量四周，一個很古怪的動作。麥克唐納無法相信CIA確實會在自己的總部裝竊聽器。基姆西將雙拳舉在面前，然後作勢把兩手拉開，好像雙手被綁住或鏽在一起似的。麥克唐納的心為韓德森下沉，他知道他的朋友變成卡斯楚的囚徒了。

一個莽漢闖了進來

「他的機會如何？」

麥克唐納等待答覆時，一個男人非常粗暴的衝進房內，窗子都為之震動，書櫃中的一本書也掉下來。基姆西還沒來得及說話，闖入者直衝到面對面地站在基姆西面前：「基姆西，看在老天的份上，你混蛋玩弄的是我的命呀！我混了一輩子，沒有那件事比得上這次被送到古巴灘頭。那個天殺的天才說我們將成為照亮古巴的火炬！我要個答覆，基姆西，看老天的面，如果答覆不對，我要宰了那個人，你最好聽着我的，基姆西，聽清楚！」

他的聲音低沉且殺機重重，沒有重音。即使在憤怒中，仍完全把持住自己。他擰在基姆西桌上的手握緊拳頭，指節發白。